关于晕车

余 果

一度以为,世上的人就分为两种,不晕车的和晕车的。晕车这个话题,前者可能没什么兴趣,后者肯定有共鸣,特别是那些有过在盘山公路上晕车经历的人。

小时候父母在外地当老师,逢寒暑假,惦记着家中老人,抑或是怀有一份乡愁,常常带着我和妹妹在老家和学校所在的山区县城间来回奔波。

记得总是天不亮就被叫起床,走过清晨寂寥的街道,赶到县城唯一的长途汽车站。我常常在接近汽车站的路上就开始心生恐惧了,虽然这并没有用。当大客车启动上路,每一次的转弯和刹车对我都是一次考验。晕车的人都知道,唯有汽车匀速前进才有可能调校出自己的一点小平衡,稍微好过一点,每一次减速、加速以及停车——如果不是旅途的结束——都是一种折磨。当年这段旅程多是急弯山路,车开得时快时慢,路况又不好,一早出发也要到黄昏时才看得见老家市区那座耸立的北塔,可怜我备受煎熬。一路上,我会呕吐很多次。吐到后来,胃里空虚,用我妈的话说,连“黄胆水”都吐出来了。我不懂那是什么,只知嘴里清苦。

翻江倒海的间隙,我总是虚弱地伏在我爸膝上。我爸当年,总是很小心地保持坐姿,尽力减少晃动,每次等我吐完,就给我递水递手帕。

我妈讨教过很多办法来帮我。吃晕车药,没用;在肚脐眼上贴膏药,没用;又试过抹风油精、闻橘子皮,结果,连带花露水之类平时都闻不得了。

曾经最羡慕妹妹,乘车对她来说很轻松。那个年代的长途车,每过一个县城或者大的集镇,都得进站,而那时候的汽车站,简直就是小吃总汇。大概是因为已经有我这么个很麻烦的孩子了,每次旅行时,爸妈对妹妹特别慷慨,她也总是胃口格外好。米花糖、豆粉粑粑、饱满精致的小肉包……停得久的站,还可以来一碗撒了碧绿葱花的红油臊子面。当年小脸圆鼓鼓的她,每次得了这些平时难得大快朵颐的美食,都要巴巴地捧到我面前,姐姐,你吃,你吃嘛。而我,面对这欢天喜地友爱的小吃货,只能继续扮高冷。

父母居然想到利用这个来鼓励我读书,说,考上大学就好了,老家往省城往再远都通火车啊。还真考上了,长途汽车也就乘得少了。说来奇怪,从那以后,也许是体内某个部件进化好了,居然就不怎么晕车了。

记忆中后来大概就还有过一次。那是一年夏天,到浙南,山路崎岖,又恰逢小恙初愈人有点虚,上车不久就有点难受起来。还好有一同伴,因为听我说有晕车史,而化解方式之一是说话分散注意力,于是,在一车人都在暑热中昏昏欲睡的整个旅程,一直很耐心地和我轻言细语、东拉西扯。或者是精神上的愉悦产生了力量,此招竟然奏效,我总算平稳地到了目的地。

晕车苦,路难行,回忆起来却有小确幸。我那乖巧的妹妹,如今和我天各一方,虽然我不能祝你日日加餐饭——知道你为了穿上那条漂亮的小礼服裙有多努力——愿你清粥小菜仍旧用得香甜;还有你,那个夏天里善解人意的旅伴,不知谁又有缘与你同行,愿你也得到最温柔的对待,永远。

文化杂咏·选诗

胡中行 诗文 孙绍波 图

返影青苔淡淡风,高山人语有无中。
儿童玩耍深林里,不解王维论色空。

删诗易而选诗难。今见教材中有王维鹿柴一诗,视其为山水写景诗,此亦大谬不然也。王维好佛,其诗多涉佛理。如鹿柴,空山不见人,但有人语回响,日光入深林,见光而不见日,此即佛教之色空观也。空中有色,色即是空,若有若无,有无相依,此等境界,非中小学生所能领会者也。故曰,教师不能教,学子无法学,何以为教材?

心光

——鲈乡笔记之十八

陈鹏举

十五六年前吧,黄永玉先生来上海,茶余,泥捏了我的一个肖像。有点夸张的,好看。捏成了,准备用餐。他又起身看了一下,说“再夸张些更好”,还说“还要烧制,烧坏就可惜了”。之后我保存了半年,等泥干透了,才请申窑主人烧制,成了今天可以相看的我的脸。

历来艺术家不喜欢捏人的美貌。貌美了,捏像了也不讨好。我等粗鲁的颜面,倒是可以随喜捏去的,灵感也会随时冒出来。我等还真是可以为艺术献身的上等人。当然,黄先生捏我肖像,不仅是巧遇和吝啬他的灵感。

人生的流失比流水快多了,而且,流水好像从无痛感,人生的流失呢?痛感总是很尖锐,很深。譬如,此刻,相看这泥捏的自己的脸,我的人生流失的东西看起来好多,可有多少是想挽留的呢?

说到人生,其实就是可能流失和不流失的许多东西。流失和不流失的比例,自然是流失的要比不流失的多出许许多多。人生原来没有许多东西。上古时候,天地之间也就是人生了。天圆地方,寥廓无边。落日一颗、皓月一弯,山岳飞峙、河流直下,好大一棵树、草色摇空绿,万象归于一,生气勃勃、元气混沌。归于一的万象,成了人生的宾客。归于一的万象,都极为简约地成了人生不曾和不可能不流失的东西。后来,日月天地、山河草木都变了,变得精致纷繁,变得淋漓尽致了。日月斑驳、天地晦明,山河带砺、草木枝蔓,人生情不自禁地失去了原先的崇光和鸟瞰。人生不由拖沓起来,附带了许许多多必然会流失的东西。

一个斗笠在雨中戴过,不免要使劲抖一下,甩出雨水。一颗种子,总要自己破土,保佑自己的精彩。雨水和封土的流失,有什么不好?即使是人生,同时流失的还有岁月,甚至是光辉岁月。

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,每每想起来不免一阵唏嘘。人和人而言,其实没什么区别,也没什么差距。已经是人了,或者说也就是人吧,人所固有的每个人无不具有。然而,这是从大局来观看。落实到细节呢?或者说,落实到活在极其细碎的现今的人,人和人之间的区别和差距就很大了。现今的人生附带的东西,附带的必然会流失的东西太多。熙熙攘攘、匆匆忙忙的人潮之间,人被无奈地裹挟,从少年到白头。浑浑噩噩、悲悲欢欢,更多的是一地鸡毛,来去茫然。

曾给黄永玉所赐之泥塑肖像,题过几句:“一觉三餐何等事,读书学剑两无成。三千年后谁为我,记得今时旧姓名。”

吃饭睡觉,是活着。活着听说要读书、要学剑,读了书、学了剑,又能怎样呢?这书怎么算读好了呢,这剑怎么算学好了呢?深夜里,自己想起来,还真是想不明白。这书是承载道理的,道理是可能造福人间的。这剑是捍卫尊严的,尊严是赖以站立天地的。可人间的许多书,还是越读越模糊了。而剑呢?已失去了万古的光芒。

只是,我还在坚持,还在寻找书和剑,寻找失落在熙熙攘攘、匆匆忙忙,浑浑噩噩、悲悲欢欢中的这书这剑。现今的人间仰望和守候着的这书这剑。

只是,人心不会死。不然何以为人?人心的不可凌辱、不可委屈,就是人心光芒四射。就因为这心光、心的光芒,我惦记着未来,惦记着三千年后,还有谁和我有同样的心意。甚至我非常渴望和指望,那个人还知道我的姓名,还相信他在三千年前,曾经拥有我的姓名。

华亭湖畔,这个寂静的早上,相见自己,感念这个早上远在湘西凤凰的那一双泥捏之神手,那位艺术家和忘年交,我想到了这些话。

孤独与使命

刘 蔚

年初,著名指挥家里卡尔多·穆蒂率领芝加哥交响乐团来华演出风靡沪上。同时,他的自传《音乐至上》也在国内翻译出版。承蒙同事转赠,我得以一读为快,从中可以看出穆蒂一步一步成为世界级指挥大师的清晰足印。

1968年3月,穆蒂应邀到佛罗伦萨指挥五月音乐节管弦乐团排演一台音乐会,不料遭遇乐手罢工,排练很不正常,穆蒂忍无可忍发了几句牢骚,乐团才安静下来。在排练过程中,乐手们逐渐对他产生了信任和好感。虽然由于罢工,原定的音乐会取消了,但到了10月,穆蒂终于成功地指挥了五月音乐节管弦乐团的音乐会,乐团管理层非常满意,决定聘任他为常任指挥。

如果说,五月音乐节管弦乐团选中穆蒂颇富戏剧性,那么,英国爱乐乐团对穆蒂则是“一见倾心”。1972年,穆蒂首次客席指挥英国爱乐乐团举行音乐会,排练即将结束,乐手们问他,是否愿意留下来当他们的首席指挥?须知,爱乐乐团由知名唱片制作人莱格创办,与大指挥家卡拉扬、克伦佩勒有过密切的合作,穆蒂当时只有31岁,面对这支享誉英伦的著名乐团的热情相邀,他有点不知所措,但还是抓住了这次机会,成为英国爱乐乐团的新帅。

后来,指挥大师奥曼迪慧眼识才,在1976年聘请穆蒂担任费城管弦乐团首席客座指挥,1980年,穆蒂从奥曼迪手中接任费城管弦乐团音乐总监,标志着他从此进入世界一流指挥家的行列。

穆蒂认为,指挥不仅需要精准和严密,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在那不勒斯音乐学院求学时,他报了哲学班去听课,因为他觉得哲学能帮助他建立起基本的审美观,“这对我择定的职业必然有所裨益”。他执掌费城管弦乐团后,先后辞掉了五月音乐节管弦乐团、英国爱乐乐团的职务,这固然与他在费城的工作繁忙、分身乏术有关,另一方面,费城乐团庞大的保留曲库、强大的演奏能力,让他“压力山大”,穆蒂明白自己必须专心致志,快马加鞭,才能胜任费城乐团音乐总监这一工作。穆蒂也是个忠实于艺术与自我的人。他与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合作密切而融洽,曾多次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,但因其曲目的重复、过于隆重的形式感,会浇灭一个人的创作热情,因此他决定不再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。

穆蒂还花了相当的笔墨,描述了与他有过交往或跟他合作过的音乐家们。穆蒂曾计划邀请“歌剧女王”卡拉斯来主演他指挥的《麦克白》,但卡拉斯因为退出歌坛多年,无法再次登台,于是给穆蒂打来了表达歉意与惋惜的电话,穆蒂表示:“我一直把这个瞬间当作珍贵的记忆保留在心底。”书中还写了里赫特送给穆蒂夫人鲜花时的率真,与克莱伯的友情,大提琴家托尔特利耶排练时甩脱琴弓等趣事。

穆蒂曾长期担任斯卡拉歌剧院的音乐总监,双方最终却不欢而散。对于其中的恩恩怨怨,他一笔带过,表示:“我不想去想它,我更愿意把目光放在那些美好的事情上,更愿意去聚焦这个剧院活力四射的那段时期……因为,我的生命已融入其中。”

穆蒂将音乐家的特性定义为“孤独的求索,它像是一种使命,一种奉献”。可见,外表矜持的穆蒂,有一颗敏锐深思与激情洋溢的心,因为支撑他的是奉献艺术于人类的使命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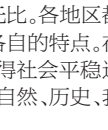
『一』与『多』

刘 畅

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,我们就成了独一无二的个体。蹒跚学步,牙牙学语,我们成为了全家上下的焦点,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在父母长辈的带领和指引下,我们开始感知这个世界:颜色、气味、触觉……长大一些,我们走入幼儿园,遇见年龄相仿的小伙伴,知道了这个世界并不是以我为中心的。无论以怎样的方式成长,我们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。

在浩瀚宇宙中,地球,这颗蔚蓝色的星球见证了几十亿个日升日落。生物出现然后进化,人类成为了地球暂时的主宰。多样性在这里表现得清晰无比。各地区都有不同的支柱产业,东西南北发展也有各自的特点。在我们身边,人们从事着不同的工种,使得社会平稳运作。无论以怎样的形式存在,这个世界因自然、历史、我们而多姿多彩。

个体的“一”可以决定世界的“多”。鲁迅的作品深刻影响着读者、一代又一代现代知识分子,他的精神被国人称为“民族魂”。当时或如今,总有人被这样的文字、这样的风骨所折服。于是思想开始传递,这并非简单的趋同,而是多样性的外延,是个体与个体间发自灵魂深处的认可与崇敬。就当下的许多正能量而言,若是每个个体都能本着“善、慈、孝、贤”之心,发起或是响应那些使生活更美好的号召,世界也会因千千万万的个体而有了质的改变。



世界的“多”则更能体现个体的“一”。不必担忧是否会被现世洪流吞没,不必盲从地寻求、模仿他人的功成名就之路,坚信每个个体背后独有的价值,便不算在这世界上白走一遭。世界不存在两片全然相同的叶子,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初心,保持真我。毕竟,这世界越庞大、多彩,每个人也就越独特。

没有什么完全对立,“一”与“多”就这样相互影响、依存。愿每个灵魂都能在浩瀚中找到独特的一方天地,愿世界因我们愈发美好。

扬声与养生

陆 澄

春节聚会,朋友们兴致所至少不了邀我诵诗助兴。座中有位医学专家对我的声音来了兴趣,我借机向他求证久存于心的一种推测:一个人说话声音洪亮、共鸣十足,是否可推断其健康无恙?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,其实这也是我日常以声测“身”的一个感性体验;进而求证:朗诵是否有益于保健养生?回答依然予以肯定。

朗诵讲究以气托声,气息的运用和掌控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技能,气息的强弱、虚实、深浅、长短,随着声情语调的起伏跌宕而变化,这无异于一种加强了的“呼吸运动”,它能带动人体的各肌肉组织,以取得体格上的内在协调、统一;坚持朗诵“运动”,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增加肺活量,有助于排除肺部积存的有害淤气,提高血氧饱和度,产生酶与乙酰胆碱等健康激素和其他活性物质分泌,加快新陈代谢。我国传统养生法中就有以字音激发生机的保健理念,认为口、鼻、头、胸的“四腔共鸣”,不仅能使语言产生圆润、浑厚之美,而且能振动中枢神经及五脏六腑,从而催动全身气机运行,疏通经络、增强体能。有人研究僧人的长寿“秘诀”,发现与长期诵经念佛有关:人的发音,不同唇形舌位和口腔状态构成的音色,实则连通并牵动不同的神经脉络和脏器;而这不同的声音形态又是循环往复地念诵相同的经文,这便使得经络五脏在变化与统一中和谐共振,如此经年累月,功到自然成。

几年前参加上海市作协与日本作家访华代表团交流的活动,该团有一位诗人、朗诵家松本匡史,他告诉我,朗诵在日本已成为一项新颖而风靡的保健运动,不仅健身也健心,越来越多的国民乐此不疲,民间的朗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名古屋的“中风患者朗诵队”更是举世无双,队员几乎都是70岁上下,大多由于脑血栓中风,语言功能大部分乃至全部丧失,于是从头学起,通过循序渐进的朗诵训练和表演,重新找回了自信和自尊。朗诵带来健康的内在机理还不止这一端。朗诵多以文学佳作为本,尤其是经典的诗词歌赋,包括宗教经文,凝聚了宇宙大道之理,堪称人类文化的结晶,博大精深,警世醒人,至善至美,有着极强的精神滋养作用,潜心其中,浸淫参悟,而后发乎为声,这已不是一般的物质性的“运动”,而是一种灵魂的“按摩”。这样的朗诵,神完气足,内外兼修,身心两健。

朗诵,门槛浅,上口快,成本低,收益大,是一门极富大众性的语言艺术。这些年来,随着社会人文环境的优化和全民审美情趣的提升,从学校到社区,从广场到舞台,群众性的朗诵活动活活泼泼,红红火火,一派好景象。广大朗诵爱好者既把朗诵作为艺术进取的目标精益求精,又当成日常生活需要的“新常态”随兴所至,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社风民情、文化态势,值得珍视、爱惜与呵护。

几年前应邀担任以知青为对象的诗歌创作朗诵大赛的评委,在决赛后的点评中我说了这样一段话:“今天的每一位选手都是成功者,对大家来说重在参与,开心就好,分数的高低、名次的得失已经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在参赛的过程中享受到了诗情的美妙和朗诵的愉悦,成功就在这里。”最后我送上了即兴拟就的一副并不工整的对子:“以文学修心养性,用朗诵健体强身。横批:乐此不疲。”

十日谈

漫谈朗诵艺术

朗诵能带来情绪、情感和感悟,正是所谓的善诵者乐。